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四卷 梅嶼恨跡

西湖，行樂地也，花索笑，鳥尋歡，春去秋來，皆供人之抬悅，何嘗有恨？孰知人事不齊，當賞心樂意之場，偏有傷心失意之人如小青者，因而指出，為西湖另開一淒涼境界。小青本姓馮，名玄玄，因從同姓馮子虛，故諱言姓，而以小青著，乃廣陵人也。雖賦命不辰，而夙根穎異。在□歲時，而眼際眉端，早有慧色，觸人之愛。忽有一老尼，自芙蓉城來到揚州，偶見小青，遂驚訝道：「誰家生有是兒？聰慧自不必言，但惜其世福薄耳，可千古而不可一時。若肯乞與老尼為弟子，尚可三□年活。」家人以為妖妄，嗤老尼道：「若僅活三□年，雖佛亦不去做他，何況一尼！」老尼正色道：「既不相信，萬萬不可令識字讀書。」家人笑道：「世間識字讀書的，難道都是短命的鬼麼？」老尼見話不投機，飄然而去。

其時廣陵閨闈，競尚斯文伎藝。小青之母原係一女塾師，每日往教諸淑，而小青自幼隨行，因得遍交諸名媛，每聚會時，或茗戰而評品色香，或手談而指點高妙，眾論紛然，而小青交酬應答皆出人意外，人人惟恐失小青。在小青，素嫻儀則，能解詩文，絕不才自矜，蓋其天性有然也。年方□六，歸馮生。馮生乃西湖之富豪公子也，性貪佳麗，而束於妒婦，不能少生錦屏之色。後再三哀懇，方有許可之意，又不許就近娶，恐近地者係馮生素所狎昵，令其維揚遠置，往返限以半月，如過期則不容入門。其意以為匆匆選擇，未必便有；即有亦未必佳。不料馮生至維揚，適聞小青之名，再一見而神往矣，遂不惜厚聘以娶。其母亦利其厚聘，而即以女歸馮生。小青聞之，潛然淚下道：「以素味平生之人，一旦而從之於千里之外，母子生離，誠薄命也。」馮生懼違半月之限，立刻掛帆。舟中情況，果如范大夫之泛湖，欣然而歸。

及至家，在馮生以為曾請命過，則非私娶，竟與小青雙雙入室。那妒婦初意以淮揚女子，多被官長娶去；雖有，無非尋常姬妾耳；及見了小青之面，雖低眉下氣，不敢稍露風流，而一段嫣然之態愈隱愈彰，馮婦之妒心遂已百結不磨矣。小青至此，無可奈何，惟曲意下之。妒婦見其卑下，愈疑其有深心，時刻自隨，不令丈夫私一笑語。小青所帶脂粉，盡皆撤去，書籍盡為燒燬，拘禁內房，不通半線。真所謂「一個是畫兒中的愛寵，一個是影兒裡的情郎」。就要做一年一會的牽牛織女，也是不能的了。

馮生自思無奈，只得挽姑娘楊夫人與小六娘來勸解一番，或能令妻子回心，也未可知。遂往楊夫人處苦訴道：「妻子初容我娶，及至小青進門，便生許大風波，一罵就是三朝四夜，一打便到萬紫千紅，甚覺難堪。明日元宵佳節，請姑娘過舍，借觀燈之意，苦勸一番。」楊夫人允其請，到□五，果同小六娘來馮家看燈。妒婦接著，敘不得幾句寒溫，便把丈夫娶妾，小青作妖，一五一□，說個不了。楊夫人道：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且叫他出來，與我一會，果然妖媚否？」小青出來見了禮，楊夫人定睛一看，便道：「好個女子！眉清目秀，溫雅不群，非騷人韻士之偶，即玉堂金馬之匹，卻不是我姪兒的對頭。今既屈他在此，還須姪媳涵養方好。」說話未終，只聽見外面笙歌喧鬧而來。小使稟道：「鬧花燈的過了，請夫人小姐上樓觀燈。」馮婦便叫小青陪夫人小姐樓上請坐。小六娘道：「青娘，諒你揚州燈看厭了，也要索個杭州燈兒換換眼睛。」小青道：「燈雖好，但恨妾不是賞燈人。」楊夫人道：「你不須憂慮，我自有一安頓你的所在。」遂辭別馮婦而歸。

隨即楊夫人著人約馮婦天竺進香。馮婦恐留小青在家，斷有不測之事，便叫小青同往。瞻禮大士畢，馮婦道：「西方佛無量之多，而世人獨專意拜禮大士，卻是謂何？汝知其意乎？」小青低聲道：「此無難知，不過望其慈悲耳。」馮婦知其諷己，因冷笑道：「我今當慈悲汝，何如？」楊夫人接口道：「二娘既有此心，你家孤山梅嶼，何不送青娘在那裡住住，也省得在面前惹氣。」馮婦道：「夫人見教極是，且看他的緣法。」

既歸，馮生候於室，小青見之欲避。馮婦道：「此我屋，非汝避地；此我室，又非汝見地。避見俱不可。看汝性情冷淡，命必孤獨，何須為我僕僕耶？孤山梅嶼是我家別業，山水幽雅，甚與汝相宜。無論避郎隱秀，即有時見郎，或亦不礙我之眼。但我有約法三章，汝須遵守：非我命而郎至，不許接見；非我命而郎有手札至，不許開拆；汝有書札，必由我看，不許私遞與人。若有一差池，決不輕恕。」小青聞言，唯唯奉命。自放他住在梅嶼內。小青見了山明水秀，園中花木芬芳，池閣游魚戲水，枝頭好鳥嚶鳴，勝似在家日聞鴉吠。但小青每自念：「我之來，實是彼之聘，罪不可突加。今置我於此閒地，又明戒我不許一毫舉動，必然廣布腹心，暗藏耳目。略有風吹草動，定借莫須有之事以魚肉我；則彼有詞矣，我焉可不慎？」遂深自斂戢。雖有佳山水，亦不敢推窗縱觀。

馮婦無可奈何，只得借游湖為名，請了楊夫人、小六娘到船，撐到孤山。喚小青上船。放至蘇堤，見驅馳挾彈，游冶少年三三五五，同舟諸女侍，或指點，或詠諧，無不暢觀，而小青則澄日凝坐，若不知有繁華者。馮婦見之無說，惟楊夫人知其心事，便叫女兒與之對弈，欲與細談。苦於馮婦在坐，因借景以巨觴觴馮婦，覷其已醉，乃徐語小青道：「舟有樓，可伴我一登。」遂登樓，稍稍遠眺一番，即撫小青之背道：「好光景！可惜容花貌月，無徒自苦。唐之章台柳，亦倚紅樓盼韓君平走馬，而汝錦堂中人，乃作蒲團觀想，豈不辜負天之生才耶？」

小青道：「蒲團雖不願，然賈平章劍鋒殊可畏也。」楊夫人笑道：「汝誤矣。賈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。」左右再顧，寂無一人，楊夫人復從容諷諭道：「以汝之才，與汝之貌，舉世無雙，豈肯甘心而墮羅殺國中？我雖非古女俠，力尚可脫汝於火坑。請細思之，倘不以章台柳為多事，則湖上豈少韓君平？況彼視汝去，不啻拔眼中一釘耳，何傷乎？今縱能容汝，汝亦不過向黨將軍帳中，作一羔酒侍兒止矣。才伎風流，寧不可惜？」小青謝道：「夫人愛我，不啻父母，可謂至矣。但妾自思，金屋之貯，金屋之命貯之也。幼時曾遇一老尼，雲妾薄福相，無令識字，可三□年活。妾後得一夢，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著水，水中花，豈能久乎？大都命止此矣。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珠。倘謝去孤單，又逢冷落，豈不徒供群口描畫乎？」楊夫人聞言，沉吟半晌，忽歎道：「汝言亦是，我不敢勉強。但以汝之人，處此之地，當此之時，不得不為汝痛惜。雖然好自愛，彼之好言，或好飲食及汝，更可憂慮，須留意一二。我不能時時看你，且暮所須，不妨告我。再若要消愁解悶的書，也在我那裡取看。」遂相顧而泣下沾衣。又恐侍婢竊聽，復拭淚還坐而別。

小青回到梅嶼，感楊夫人慰安憐惜的情義，可謂不幸中之幸。又借得許多書籍在此，聊以解愁，便將「牡丹亭」開看，雖是舊日閱過的，止晰大凡，今夜兩滴空階，愁心欲碎，便勉就枕函，終難合眼，不免再三味玩一番，因題一絕云：

冷語幽窗不可聽，挑燈閒看牡丹亭。

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

自是小青幽憤悲怨，無可訴說，多托之於詩詞。一日有感，作《天仙子》詞一首云：

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，風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另另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體算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？魂可在？著衫又捻裙雙帶。

每有吟詠，多寄楊夫人，而楊夫人同調，尚有賞識者。後楊夫人從宦外游，遂無一人可語。間作小畫，或畫一扇，皆自珍秘，不令人見。每到夕陽落水時，空煙薄蕩，臨池自照，啾啾與影語，雖不泣亦神傷，因無聊賴，題一絕云：

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？

瘦影自憐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從此鬱鬱成病，歲餘益深，馮婦聞之，喜不自勝，因命醫來，繼遣婢以樂至，小青佯為稱謝，俟婢出，遂擲藥床頭，笑道：「我固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歸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汝一杯鳩所能斷送乎？」然病益不支，知不能起，因修書一封貽楊夫人，內有云：

瞻睇慈云。分燠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自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，狺語哮聲，日為三至。漸乃微詞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當辱以當爐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裏。蘭因絮果，現叢誰深？若便祝發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。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散，又未易言此也。乃至遠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；雨殘笛歇，稷稷松聲。羅衣壓肌，鏡無乾影；朝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難支；痰灼肺燃，見粒而嘔。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。老母姊弟，又天涯間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。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。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。豐茲嗇彼，理詎能雙？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匪自今。結縵以來，有宵靡旦，夜台滋味，諒不殊斯。豈必紫玉成煙，白花飛蝶，乃謂之死哉？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。他時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蔭床，仿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帷之寂颺，是那非耶？其人斯在。興言及此，痛也如何！

書成，疾益甚，水粒俱絕，惟日飲梨汁一小盞，然明妝冶服，擁袂敬坐，雖昏暈幾絕，斷不蓬首垢面而偃臥也。忽一日，語老嫗道：「汝可傳語冤業郎，覓一良畫師來，為我寫一影。若此時不留個模樣兒，越瘦得不堪，則不必畫矣。」少頃，師至，即令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熟視，歎道：「僅得吾形似，未盡吾神也。」乞師再畫一圖。畫完進覽，道：「神是矣，而風態未流動。杜麗娘自為小像，恐為云為雨飛去，蓋為豐彩流動耳。我知其故矣。我之豐彩不流動，多因日端手莊，矜持太過，必須再畫一幅，不要拘束了眼睛，我自閒耍，師自臨摹。」遂同老嫗，或扇茶鐺，或撿圖書，或整衣衫，而來調丹碧諸色，指顧語笑，縱其想會。須臾，圖成，果極風雅之致。始笑道：「如今都是了。」

師去後，取供榻前，褻以名香，設以梨酒，親奠道：「小青！小青！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？」撫幾而泣，淚漣漣如雨下，一痛幾絕，幸老嫗救醒。遂將書一緘，托老嫗覓便寄上楊夫人。人再指春容道：「此圖千萬為我藏好。我有花鈿數事，贈你女孩兒罷。」言訖而終，年才□八耳。哀哉！人美如玉，命薄如雲，瑤蕊優曇，人間一瞬。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釁重主，安可得哉？

日向暮，馮生踉蹌而來，披帷視之，見小青容光藻逸，衣態鮮好，如生前無病的一般，但少言笑耳，不禁哀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撿得詩一卷，遺像一幅。讀到《寄楊夫人》詩云：

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惟有舊朱門。

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

馮生不覺狂叫道：「吾負汝矣，吾負汝矣！」妒婦聞之恙甚，立取第一圖焚之，又向馮生素詩卷焚之。悲夫！廣陵散從茲絕矣！猶幸第二圖，其姻媪購去。稍有一二著作，則臨卒時，贈老嫗女花韌紙上得之。有小青手跡，字亦漫滅。細觀之，得九絕句，一古詩，二詩餘。詩餘即寄楊夫人之作。又有馮生酒友劉無夢過梅嶼，於小青臥處窗縫中，拾殘紙少許，得「南鄉子」詞三句云：「數盡慳慳深夜雨，無多，也只得一半工夫。」雖李易安集中，無此佳句。

有意憐才者，多以小青鬱鬱而死為恨，予則不然，使馮生不畏妒婦，而馮婦不妒小青，不過於眾姬妾間叨恩竊愛，受尋常福庇，縱有美名，頃刻銷熔，安能於百年後，令文人才上過孤山別業，弔暮山之夕陽青紫，擬小青之風流尚在？嗟乎！此天不成就小青於一時者，正成就小青於千古也。何恨之有？